在摇摇晃晃的人间，岁月跌跌撞撞地打量人世间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。任何人都逃不过时间的摧残，漫漫人生路，用铅字在纸张上把那些漏掉的时光刻录下来，让自己在人世可以永葆童心。在某个合适的时间点脱胎换骨，做回自己。放牛娃的夏天像一扇彩色玻璃窗，可以巧妙地看见五彩缤纷、奇幻瑰丽的大自然和绚丽夺目的童年生活。

牛是庄稼人的贵人，是农民的兄弟和朋友，每逢夏天，村庄人是一定要放牛的。牛分黄牛水牛，品类习性各异。黄牛力气大，不挑食，好使，随便赶到哪座山上，都能饱着肚子回家;水牛矫情，皮黑，必须得去水田水沟边，遇上热天，像刚过门的小媳妇，跟主人耍脾气呢？活儿也不干，车也不拉，就想去阴凉处避阳，或者去泥塘里泡澡，活像农村的懒汉。早晨八点钟，太阳就扭捏着出来了。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志同道合的，像是约定俗成，一大早就凑在某个青草繁茂的山头。人嘛！打土二，聊闲天，扯白话，或者两个青年男女坐在松树下的遮荫处避凉，谈着谈着，女孩红了脸，双方开始产生了情愫。所以，在我们村大部分结婚的青年男女都是放牛时谈成的。像我们这一类小的孩子，要不拿根大棍子在坡上来回疯跑，挥来舞去，在天空下写字;要不平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熟睡，那个时候，小孩的睡眠竟会那样多。有时一睡一天就过去了，傍晚赶着牛随大哥哥大姐姐大爹大妈们便回了家，身子像喝醉了酒一样软绵绵的。牛放得很饱，那时候，我妈总要给我一顿好夸，奖励我一块面蒿粑粑。

农村人上山，都要温一壶浓浓的苦茶，用塑料瓶装起来，这可是一下午的饮料，茶叶是从山上地埂野生的茶树采摘的，泡出的茶水苦涩但解渴，把瓶口凑在嘴上轻轻一撮，抿一口，已是唇舌生津;再抿一口，顿觉浑身通泰，暑意全消;如果一直喝下去，便会像古诗所咏“腋下生风，人在广寒宫”，解暑解乏解困。山上摘的新茶，泡得一叶，水暖茶温，莹透滑润，绵软醇厚。颊齿间，人心感念，便觉人生好时节，莫过如此。人放起牛来也更加有劲儿了。

下雨的天气人要待在屋里，可农家人不舍得闲。在小雨中，农夫仍没有停止劳作，耕种或锄地，那些如松针般细小的雨水打在他们身上，腾起一阵水雾。放牛的人披着雨衣也陪着牛走在田埂或河边的草地上。牛不怕雨淋。雨天，牛吃草才更认真，草变得愈加甜。牛在田埂上走动，它的嘴像一部小型的割草机在发动。在牛嘴掠过的草地上，平整，顺滑，那些草叶已进入牛腹并化为养料。牛是农夫最得力的帮手，它基本是作为一件农具而被养牧。牛对粮食的要求不高，但要填满那个深不见底的胃，得花上小半天。它只要有机会，都在啃草或饮用主人备好的草料及猪食。让牛吃饱是重要的，这才能保证其存活并在耕地时使出无穷尽的力气。而孩子每天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挎着竹筐用镰刀将那些还滴着露水的青草割回来，在河水中洗濯并送到牛的嘴边。牛一旦要去耕作，便无暇去找草吃。

炊烟升起时，放牛人就赶着牛回家了，迎着红脸的夕阳，洋洋洒洒地迈着老态龙钟的步伐，牛羊像是酒足饭饱，步调缓慢。老人跟在牛羊身后，像是被牛羊拖着走;有时老人也走在羊群前端，羊就跟在人身后，整整齐齐。

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，正午的阳光从山间滑下来，小鸟在上空啁啾盘旋。高树上掩映在枝叶里的鸟窝也常常吸引着我们一帮孩子争相攀爬，掏鸟窝，有时运气好，能拾得一两个鸟蛋，我们不把鸟蛋拿回家，只是单纯看看，然后又放回鸟窝。当然也有一些顽皮的放牛娃把鸟蛋偷偷装回家煮着吃。我未吃过鸟蛋，我觉得那样太残忍，再过些时日，破壳而出，那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中国人就是十分可怕，什么都吃，没有一点慈悲、信仰、共生的意识。

放牛是我最开心的事了，现在回想起来依旧觉得甜滋滋。小孩爱吃，每天上山第一件事就是洗澡、摘杨梅野草莓、偷酸梨、刨土地瓜、烧洋芋、焖包谷、烧小瓜、烤菌子。吃的喝的，应有尽有。

选一片草皮，牛栓在荆棘丛上，人去沟塘里洗澡，一条白花花的水流从石崖上冲刷而下，人站在水潭下，任崖水冲洗，水击打在皮肤上，四分五裂，绽开无数的小水花，洗净身上那些泥垢。有时我们也在碧绿透亮的水潭里晃悠。有一两个调皮的孩子，找一处高石，立在石岩上，头朝下，脚向上，“扑通”一声巨响，人就不见了踪影，再出现时，已游到水的另一端。我清晰记得一个跟我玩得最好的伙伴，叫“浓鼻筒”，鼻子里时常挂着一股清流。他总喜欢用稀泥把我裸露的全身盖住，整个人只有头露出来，身子全都淹没在泥浆里。有一次，我母亲找猪草路过此地，看到这一幕，又好笑又好气，提溜一根大棍子冲过来，其他伙伴都跑了，就我傻傻地呆在稀泥里，那一次，挨了一顿狠狠的打。小孩永遠不长记性，即使你再怎么打，该犯和要犯的错误他还得犯。所以农村的小孩大多是在打和被打之间长大的。

我们还去秧田和水沟里找牛蛙、野鸡和鱼腥草。牛基本不用细管，任它在原地吃，吃不饱，傍晚再加点料。我们常是扳别人家青包谷喂牛，再饮点水，那样牛饱得快。有时也石头剪子布，输的留下放牛。去玩耍之前，我们总会对着留下看牛的人甜言蜜语一番。

“仨儿，你好好看牛，把牛放饱了，我们给你带好吃的啊！”

仨儿也傻里傻气的，愿赌服输，乖乖地留下放牛。这样的诺言常常是落了空，傍晚疯玩回来，没有人给仨儿带任何吃食，只是一个劲儿争先向他描述一天的乐趣事儿。

很多时候，严格上来说，不叫放牛，是割青草喂牛。牛儿只不过换个地方吃草而已。

家乡水沟里有小鱼，我们有时会拿一面网去网小鱼，网到了就高兴，人不吃，随后又放了。很多情况下，也提溜一根大棍子打牛蛙，边走边敲打沟岸的绿草丛，“扑通”一声水响，准保是牛蛙钻进水沟了。沟沿会长鱼腥草，就是折耳根，挖回来或者撬回来又是一道纯天然野菜，母亲会为此大为高兴，因为折耳根为她解决了一道晚饭菜的难题，另外，折耳根也是母亲最爱吃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只要我们不偷不抢，不打不闹，那些从山野之上带回来的野物，父母是欢喜的，比如野鸡、折耳根、树柴、青草。弄不好，还能受一顿夸奖。

村子里外出打工谋生的人多，很多人出去了也就永远出去了，在他乡安居立业。那些水田渐渐荒芜了，成年累月，水田成了没有主人管理的孤魂野田，长了许多水草杂草，东一块水洼，西一块田土，田土上长满秧草，那些野鸡就喜欢在这样的草里安家，我们一群小人仔仔细细地寻找着，在某个秧草跺里飞出一个黑影，像发现金元宝似的飞奔过去，摊开草丛一看，果然是一窝野鸡，草碗里安置着几颗野鸡蛋。在这一途中，有时脚下会出没小水蛇，腳一蠕动，“滋溜”蛇就跑了。有一回发现一窝小野鸡，毛茸茸的可爱极了，人凑近时，小野鸡们以为是野鸡妈妈啄食回来了，争相张着嫩黄的小嘴，咿呀待哺，我们一人分一只带回家，像拾得一个宝贝。

我总认为，那些遮遮掩掩、躲躲闪闪的童年往事会在某个深夜，某个相同的场景，某个瞬间，某本书的字里行间重返记忆的最深处，在你眼前发芽开花。

农村孩子上山是不愁吃的，大山之上，吃的应有尽有。六月底，山上的杨梅渐次成熟，一个个像红宝石绿宝石一样挂在树枝上，摘一个放进嘴里，那叫一个酸爽。绿杨梅是七分熟的果子，酸酸甜甜，提神醒脑，甚是好吃。红杨梅最甜，小孩上山，专找又红又大的杨梅采摘，含一颗在嘴里，甜腻腻的。夏天解渴最好了。

野草莓就是匍匐在地面上长出来的小果子，矮矮的圆叶，结着白白的果实，熟的不熟的，都扯了往嘴里送，一嘴吃的红彤彤的，果汁染红了嘴唇。山坡上向阳的地方会生野土瓜，苗须像牵牛花一样会攀爬，用力挖出来，剥开皮，白嫩嫩的肉，甜而不腻，顿时一股淡淡的甜油然而生。

吃都是变着法的，除了先前罗列的，还有人家种的酸梨。在乡村，只要是山上种的，我们都自认为是野生的。山坡的苞米地里隐没着一棵酸梨树，是田娃割草时发现的，我们一群人向树围了过去，像一只只猴子盯着树枝边吃边扔，有时树枝折断了，人也跟着掉下去，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眼眶里充溢着泪珠，但就是不哭出来，站起来，拍拍屁股，又跳到树上了。农村人耐打，耐砸，即使再疼也不会哭出声来，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嘞。摘一篮子酸梨背到山坡上，躺在草皮上，烤着暖暖的太阳，脚搭在膝盖上，挑最好的吃，咬一嘴丢一个，咬一嘴丢一个，像猴子搬包谷，过几天主人到山上一看，气得直谩骂，那谩骂声叫人心惊胆战。

雨天，我们也去放牛，那些下雨天放牛的日子，在记忆深处一直留存着，细雨从天空跌下来，汇成雨水雨珠匆匆忙忙地溜走了。山上湿淋淋地蒸腾着水雾，水滴从松针尖滑落，打在土地上，“滴答、滴答”很好听。雨天牛更爱吃草，牛皮厚实，不怕冷，雨珠粘在青草叶上，草变得更嫩更甜了，牛大口大口地咀嚼着，不到傍晚肚子就饱了，倒在一个草坡上熟睡，把那些吃下的草再吐出咀嚼，消化了再吃第二轮草。人不打伞，一是山上有土洞;二是打伞不方便看牛，人都身披一件水衣，水衣方便，可以任意在雨里穿行。找一个石洞烧一团红红的火，一群人围在火堆边。注视着远方山峦上飘来荡去的白雾，有时会让人冥想，那些白雾笼罩的山上，是不是住着一个仙女。

我在云南长大，是个典型的“放牛娃”，因为那里山青草茂，所以从我出生那天开始，我爹说我生来就是放牛的。亲戚朋友问我爹，生了个啥？我爹说：“生了个放牛的。”我的童年是在家乡的草木花树、青山绿水间欢快地度过的。我熟悉高高的山垄、山间清澈的溪流及溪流旁的玉米地，那个供人洗澡的泥潭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每个季节都要去放牛，但以夏天最具有乐趣，人们可以慷慨地接受大自然的雨露阳光。放牛娃的夏天是和隐忍谦卑的牛一起度过的，与牛的相处时间长了，我甚至能听懂牛心底的话。牛也通人性，宁静的炊烟下，牛儿昂起头冲着夕阳“么么”叫唤，好像它把人世的一切看得通透。我常常在梦中忆起老牛，想起放牛的那些美好日子，我知道再也回不去了，我是此刻过得不好才会无限制怀念过去的纯美日子，才会一个劲儿想起老牛。

放牛娃的夏天是一个纯美的夏天，那里有许许多多吃的，有稀奇古怪玩的，有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